



學士專門クラス「原住民族文化産業とソーシャルワーク」(暨南大學)
 Indigenous Culture Industry and Social Work Program for Undergraduate Indigenous Students, NCNU
 文 | 邱韻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産業與社會工作原住民族專班合聘老師)
 圖 | 邱韻芳、高嘉豪、范心怡

學士專班「原住民族文化産業與社會工作」(暨南大學)

今年八月，國立暨南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産業與社會工作原住民族專班(簡稱暨大原專班)即將迎來第十屆的新生。每年來參加面試的原住民高中／職學生被問到為何選擇原專而非一般大學科系時，總有不少人如此回答：「雖然是原住民卻不瞭解原住民文化，因此希望可以進入暨大原專班學習自己的文化。」看著眼前這些真摯又有些羞怯的稚嫩臉孔，我能理解他們對文化的複雜心緒和想望。戰後國民政府長達三、四十年的「山地平地化」政策，造成台灣原住民社會嚴重的文化流失與斷層，以致於原本應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存續的母體文化，對許多當代原住民青年來說，卻變成需要重新理解、認識和學習的「異文化」。然而，進原專班真的可以學到文化嗎？或者說，學校是學習文化的適當場域嗎？



松羅文健站長輩在暨大原專出隊成果展中開心地與自己的畫作合影留念。(邱韻芳提供)



暨大原專班104-112學年度暑期部落工作隊地圖。(高嘉豪提供)

讓學生進部落作沉浸式的學習

在學校課堂上可以習得文化，但所學到的乃是「被記錄的文化」，而不是文化本身，因文化並非一個個已然完成的作品，而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持續進行、發展的一段段過程，故最直接的方式是把教學現場拉到部落。然而，若進部落只是如觀光客般地「走馬看花」也沒有用，於是暨大原專班特意在必修課裡設計了兩種進入部落的「進階」模式——「部落暑期工作隊」與「部落工作實習」，讓學生得以在日常生活氛圍中作沉浸式的文化學習。

所謂的「部落暑期工作隊」正式課名為「原鄉發展與實務規劃」，是原專班升大二暑假的必修課，學生分3到4組由授課教師帶至某個部落進行9天8夜的服務學習，內容由老師、學生和所選定的部落合作組織共同商討後確認，大多會選擇某位原專班學生的原鄉部落，並由其擔任活動總召。從104學年度

在學校課堂上可以習得文化，但所學到的乃是「被記錄的文化」，而不是文化本身，因文化並非一個個已然完成的作品，而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持續進行、發展的一段段過程，故最直接的方式是把教學現場拉到部落。



至今，我們共派出29個工作隊，地點含括7個族群(泰雅、布農、賽德克、排灣、賽夏、邵、大武壠)18個部落。出隊過程往往能讓學生對部落和自我之間的關聯產生新的反思，例如這個暑假到松羅部落的一位學生在田野記錄裡寫著：「終於迎來在文健站服務的最後一天，我還記得我曾說過若未來有幸能夠成為社工，絕對不會接觸長照。結果這一次我發現我反悔了，這幾天與長輩們相處我打從內心為現在所做的一切開心。」而從照片中老人家來參加成果展的開懷笑容，也可見其對學生一週以來用心帶文健站課程的肯定。

「部落工作實習」則是暨大原專班觀光文創組(學生升大二時，依興趣從社會工作和觀光文創兩個組別擇一就讀，升大四暑假時前者必修課為「社會工作實習」，後者則是「部落工作實習」)升大四暑假的必修課，每位學生依其興趣自主選擇一個部落組



「小米課」師生收成小米後的開心合照。(范心怡提供)

織或原民機構，進行為期6週不支薪的實習，目的是讓學生單槍匹馬進入原民實作場域，和正以某種方式在作文化實踐的族人學習且並肩工作，藉此思考如何在當代傳承、詮釋，和運用所謂的「傳統」。

以今年為例，實習地點包含著名的原舞者、蘭恩文教基金會、排灣族藝術家古勒勒的個人工作室；原住民青年返鄉成立之工作室或旅遊公司——宜蘭火車站旁的醒來吧工作室、花蓮支亞干部落的阿改玩生活和南投羅娜部落的霖卡夫的家工作室；發展出獨特文化照顧模式的撒固兒文化健康站；這幾年承接不少花東公部門計畫的雅比斯創意有限公司；以及阿里山達邦村的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與族人經營的七彩琉璃咖啡莊園等。如此豐富多元的實習單位名單，讓人非常期待開學之後學生們的心得分享。

在校園裡創造有利於文化學習的「部落」氛圍

雖說進部落蹲點學習能給學生明顯的文化刺激和成長，但學期中要作這類安排並不容易，於是我們透過各種方式，努力把族人甚至部落「搬」到校園來。暨大原專班有不少課程

暨大原專班有不少課程是聘原住民兼任講師，或請部落族人擔任業師進行協同教學，範圍含括族語、織布、小米種植等，不僅如此，我們還在校園裡建置了一塊被暱稱為「暨大原保地」的環境教育場域，讓學生得以在其中身體力行地實踐文化。



是聘原住民兼任講師，或請部落族人擔任業師進行協同教學，範圍含括族語、織布、小米種植、部落營造、原住民文學、生態知識、建築、工藝、新聞傳播、美食、樂舞等，不僅如此，我們還在校園裡建置了一塊被暱稱為「暨大原保地」的環境教育場域，讓學生得以在其中身體力行地實踐文化。

其實一開始，我們只是希望能在校園裡試種小米，和通識中心溝通後，決定由原專班和通識合開「賽德克族傳統農事與祭儀」課程（簡稱「小米課」），請眉溪部落的依婉貝林老師來授課，於2015年2月帶著修課學生種下小米並舉行播種儀式，因伊婉老師事務繁忙，第三年起這門課改由嫁入眉溪部落的阿美族范心怡老師授課，課程中仍會請眉溪賽德克族人擔任業師從旁協助。隨著小米逐漸成長，更多想法與行動也隨之滋長，我們先後請到來自眉溪、比亞外和地磨兒等部落的族人來此搭建賽



織布課請到眉溪部落的賽德克族織女來擔任業師。(范心怡提供)

德克穀倉（2015年5月）、泰雅竹屋（2016年1月）以及排灣族石板屋（2017年11月），學生則跟著學習或在一旁作影像和文字紀錄。

如今，除了每年2月播種6月收穫的「小米課」非常受歡迎總很快額滿外，越來越多原專班學生走進暨大原保地，在此逗留、生火、聚會、唱歌、削藤、做刀鞘和菸斗，甚至蓋了涼亭和儲藏室。仿若部落般的氛圍讓他們得以自然而然地於此開始最初的文化練習，或是展現、磨練在他處學到的文化技藝，相互交流與切磋，增強大家「作」文化的能力，也溝通彼此有關文化的夢想與抱負。

讓文化成為賦能的力量

近十年的經驗累積讓筆者體認到，若希望文化真正成為學生生活中的一部份而非只是書裡的文字或展演的題材，那就必須深化課程活動所欲傳達的文化內涵，呈現其中與土地以及身體實踐相關的「原住民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因此，除了每年固定和通識中心合開的小米課和織布課之外，暨大原專班這幾年辦了多場跟著在地獵人上山回到傳統領域的活動，並藉此培養出數位對山林環境有興趣和能力的學生成立「山林小組」承接活動總召。

當我們將課程核心放回「教育的主體」



畢業前一個月Abis和學妹Ciwas一起舉辦了「椅定很藤」藤椅製作工作坊。(邱韻芳提供)

——原專班學生——身上，創造適當氛圍使其透過學習的過程自我探索與增能，他們就能成為具能動性的主體去影響更多身邊的人。以今年剛畢業的布農族學生Abis為例，因從小在桃園長大和部落少有接觸，進到暨大原專班後透過課程、山林活動和暨大原保地的薰陶，一步一步接近自身的族群文化。大四時他以「藤」為畢業專題，到武界部落向一位布農族阿公學習，從採藤、削藤到編藤，親手完成了三件藤器。完成畢業專題後不久，他帶著學妹Ciwas聯手在原保地舉辦名為「椅定很藤」的工作坊，教有興趣的學弟妹從削藤開始，親手製作屬於自己的特製藤椅。

期待透過原專課程和活動，讓文化成為學生得以閃閃發光的力量，就如我在Abis還有多位暨大原專學生身上看到的一樣。◆



邱韻芳

基隆市人，1967年生。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原住民專班合聘老師。為芭樂人類學部落格共筆群作者之一、布農族知識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